

御纂朱子全书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四十四

性理三

心

致道謂心爲太極。林正卿謂心具太極。致道舉以爲問。先生曰。這般處極細。難說。看來心有動靜。其體則謂之易。其理則謂之道。其用則謂之神。直卿退而發明曰。先生道理精熟。容易說出來。須至極。賀孫問其體則謂之易。體是如何。曰。體不是體用之

體恰似說體質之體。猶云其質則謂之易。理卽是性。這般所在當活看。如心字各有地頭說。如孟子云仁人心也。仁便是人心。這說心是合理說。如說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。是心爲主而不違乎理。就地頭看始得。

心之理是太極。心之動靜是陰陽。

惟心無對。

問靈處是心。抑是性。曰靈處只是心。不是性。性只是理。

問知覺。是心之靈。固如此。抑氣之爲耶。曰。不專是氣。是先有知覺之理。理未知覺。理與氣合。便能知覺。譬如這燭火。是因得這脂膏。便有許多光燄。問心之發處。是氣否。曰。也只是知覺。

問心是知覺。性是理。心與理如何得貫通爲一。曰。不須去著貫通。本來貫通。如何本來貫通。曰。理無心。則無著處。

心者。氣之精爽。

發明心字曰。一言以蔽之。曰。生而已。天地之大德曰。

生。人受天地之氣而生。故此心必仁。仁則生矣。
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看。又須兼生意看。且如程先生言。仁者天地生物之心。只天地便廣大。生物便流行。生生不窮。

心與理一。不是理在前面爲一物。理便在心之中。心包蓄不住。隨事而發。因笑云。說到此自好笑。恰似那藏相似。除了經函裏面點燈。四方八面皆如此。光明燦爛。但今人亦少能看得如此。問心之爲物。衆理具足。所發之善。固出於心。至所發

不善。皆氣稟物欲之私。亦出於心否。曰。固非心之本體。然亦是出於心也。又問。此所謂人心否。曰。是。子升因問。人心亦兼善惡否。曰。亦兼說。

問。形體之動。與心相關否。曰。豈不相關。自是心使他動。曰。喜怒哀樂未發之前。形體亦有運動。耳目亦有視聽。此是心已發。抑未發。曰。喜怒哀樂未發。又是一般。然視聽行動。亦是心向那裏。若形體之行。動。心都不知。便是心不在。行動都沒理會了。說甚未發。未發。不是漠然全不省。亦常醒在這裏。不恁。

地困。

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。固是心之發。曉然易見處。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。便是寂然而靜時。然豈得塊然槁木。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。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。不審此時喚作如何。曰喜。怒哀樂未發。只是這心未發耳。其手足運動。自是形體如此。

問五行在人爲五臟。然心却具得五行之理。以心虛靈之故否。曰心屬火。緣是箇光明發動底物。所以

具得許多道理。

問人心形而上下如何。曰。如肺肝五臟之心。却是實有一物。若今學者所論操舍存亡之心。則自是神明不測。故五臟之心受病。則可用藥補之。這箇心則非菖蒲茯苓所可補也。問如此則心之理乃是形而上否。曰。心比性則微有迹。比氣則自然又靈。問先生嘗言心不是這一塊。義剛竊謂滿體皆心也。此特其樞紐耳。曰。不然。此非心也。乃心之神明升降之舍。人有病心者。乃其舍不寧也。凡五臟皆然。

心豈無運用。須常在軀殼之內。譬如建陽知縣。須常在衙裏。始管得這一縣也。義剛曰。然則程子言心要在腔子裏。謂當在舍之內。而不當在舍之外耶。曰。不必如此。若言心不可在脚上。又不可在手上。只得在這些子上也。

漢卿問心如箇藏。四方八面都恁地光明皎潔。如佛家所謂六牕中有一猴。這邊叫也應。那邊叫也應。曰。佛家說心處。儘有好處。前輩云。勝於楊墨。心字只一箇字母。故性情字皆從心。

張子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。則恐不能無病。便似性外別有一箇知覺了。

范淳夫之女。謂心豈有出入。伊川曰。此女雖不識孟子。却能識心。此一段說話。正要人看。孟子舉孔子之言曰。出入無時。莫知其鄉。此別有說。伊川言淳夫女却能識心。心却易識。只是不識孟子之意。盡心如明鏡。無些子蔽翳。只看鏡子。若有些少照不見處。便是本身有些塵污。如今人做事。有些子鶻突窒礙。便只是自家見不盡。此心本來虛靈。萬理

具備。事事物物。皆所當知。今人多是氣質偏了。又爲物欲所蔽。故昏而不能盡知。聖賢所以貴於窮理。

且如秀才要讀書。要讀這一件。又要讀那一件。又要學寫字。又要學作詩。這心一齊都出外去。所以伊川教人。直是都不去他處用其心。也不要人學寫字。也不要人學作文章。這不是僻。道理是合如此。人只有一箇心。如何分做許多去。若只管去閒處用了心。到得合用處。於這本來底。都不得力。且看

從古作爲文章之士。可以傳之不朽者。今看來那箇喚做知道。也是當初心下只趨向那邊。都是做外去了。只是要得寡欲存這心。最是難以湯武聖人。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。反復也。反復得這本心。如不邇聲色。不殖貨利。只爲要存此心。觀旅獒之書。一箇獒受了。有甚大事。而反復切諫。以此見欲之可畏。無小大。皆不可忽。

問呂與叔云。未發之前。心體昭昭具在。已發乃心之用。南軒辨昭昭爲已發。恐太過否。曰。這辨得亦沒

意思敬夫太聰明。看道理不子細。伊川所謂凡言心者。皆指已發而言。呂氏只是辨此一句。伊川後來又救前說曰。凡言心者。皆指已發而言。此語固未當。心一也。有指體而言者。寂然不動是也。有指用而言者。感而遂通是也。惟觀其所見如何。此語甚圓無病。大抵聖賢之言。多是畧發箇萌芽。更在後人推究。演而伸。觸而長。然亦須得聖賢本意。不得其意。則從那處推得出來。

問心本是箇動物。不審未發之前。全是寂然而靜。還

是靜中有動意。曰。不是靜中有動意。周子謂靜無而動有。靜不是無。以其未形而謂之無。非因動而後有。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。橫渠心統性情之說。甚善。性是靜。情是動。心則兼動靜而言。或指體。或指用。隨人所看。方其靜時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。無聞目無見。然見聞之理在始得。及動時。又只是這靜底。淳舉伊川以動之端爲天地之心。曰。動亦不是天地之心。只是見天地之心。如十月。豈得無天地之心。天地之心流行只自若。元亨利

貞元。是萌芽初出時。亨。是長枝葉時。利。是成遂時。
貞。是結實歸宿處。下梢若無這歸宿處。便也無這
元了。惟有這歸宿處。元又從此起。元了又貞。貞了
又元。萬古只如此。循環無窮。所謂維天之命。於穆
不已。說已盡了。十月萬物收斂。寂無蹤跡。到一陽
動處。生物之心始可見。曰。一陽之復。在人言之。只
是善端萌處。否。曰。以善言之。是善端方萌處。以德
言之。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。便是復。如睡到忽然
醒覺處。亦是復底氣象。又如人之沈滯。道不得行。

到極處。忽少亨達。雖未大行。已有可行之兆。亦是復。這道理千變萬化。隨所在無不渾淪。

此心至靈。細入豪芒纖芥之間。便知便覺。六合之大。莫不在此。又如古初去今。是幾千萬年。若此念纔發。便到那裏。下面方來。又不知是幾千萬年。若此念才發。便也到那裏。這箇神明不測。至虛至靈。是甚次第。然人莫不有此心。多是但知有利欲。被利欲將這箇心包了。起居動作。只是有甚可喜物事。有甚可好物事。一念才動。便是這箇物事。

問論語一書。未嘗說一心字。至孟子只管拈人心字。說來說去。曰推是心。曰求放心。曰盡心。曰赤子之心。曰存心。莫是孔門學者自知理會箇心。故不待聖人苦口。到孟子時。世變既遠。人才漸漸不如古。故孟子極力與言。要他從箇本原處理會否。曰孔門雖不曾說心。然答弟子問仁處。非理會心而何。仁卽心也。但當時不說箇心字耳。此處當自思之。亦未是大疑處。

李德之問明道因脩橋。尋長梁。後每見林木之佳者。